

程高本《红楼梦》 异文与词汇研究

刘宝霞

内容提要:《红楼梦》程甲本和程乙本存在数量不小的异文,这些异文对汉语词汇的研究有着重要的价值。本文对其进行分类,重点列举了名词和动词异文,并以三组常用动词“丢一扔”、“记挂一惦记、惦着”和“商议一商量”的异文为例,参照同时期满汉教科书《清文指要》和汉语教科书《语言自迩集·谈论篇》的异文以及汉语教科书《官话指南》南北方版本的使用情况,说明程甲本和程乙本之间存在的“去南方话”倾向。

关键词:异文 词汇价值 “去南方话”倾向

乾隆五十六年辛亥(1791)冬至后五日,“萃文书屋”以木活字形式刊出了首部《红楼梦》的一百二十回印本《新镌全部绣像红楼梦》,这是《红楼梦》第一次以印本的形式出现。乾隆五十七年壬子(1792)花朝后一日,该书局又推出了它的第二种《红楼梦》印本——“乾隆壬子萃文书屋木活字摆印本”。学界沿用胡适的称法,将这两种印本分别

称为“程甲本”和“程乙本”，而据此翻印的一百二十回印本又统称“程高本”。

程甲、乙本的刊印，是《红楼梦》的一次大普及。从程甲、乙本的存世数目来看，当时印量是比较大的。程甲、乙本与其翻刻本之间以及与前期抄本的渊源关系已得到红学界的广泛关注，而程甲、程乙两种印本仅相隔七十天，乙本改甲本的文字，字数就达 19568 字，其中前八十回即被删改 14376 字。孙柏录指出：“版本研究也应该由‘本子研究’阶段推进到‘异文研究’阶段。”^①版本间文字上的细微差别及其产生原因的确值得我们系统地探讨。本文逐字比勘程甲、乙本，从语言学的角度对两种版本的异文进行分类描写，并试图呈现异文所体现的“去南方话”倾向。

我们采用的程甲本是北京图书馆 2001 年依该馆所藏原本影印而成，所用程乙本是北京图书馆影印杭州图书馆藏陈其泰批语本（桐花凤阁批校本）。

一、程甲、乙本异文分类

从词类上看，程甲、乙本异文分布是不均衡的。形容词、代词、数词、量词异文数量相对较少，异文主要集中在名词、动词、副词、助词、语气词等类别，而名词、动词等词类的“儿化”、“儿”尾与“子”尾的交替使用又占了相当一部分比例。

介词、副词、连词、助词、语气词都属虚词类，主要表达的是语法意义。副词的异文主要是副词内部小类之间的互用，类与类之间的界限并不明显；助词方面的异文主要体现在结构助词“的”的隐现、事态助词“了”、动态助词“着”、“了”、“过”的使用与否；语气词的异文则体现在“呢”、“么”、“吗”、“啊”、“罢”、“罢咧”、“来着”、“的”的使用

与否。

现仅将异文产生比较集中而有实际意义的名、动两类词列表如下:

表 1 名词异文

名词分类	具体分类	异文
时间名词	“~日” “~儿”	前日/儿;昨日/儿;今日/儿;明日/儿;晚间/上;中晌/晌午
	“~日” “~天”	两日/天
	其他	一回/会子;多早晚/多晚;上/前日;这会子/今儿;但今/这会子;上/往日;有日/时;再过日/几日
方位名词	“~内” “~里”	庵内/里
	“~中” “~里”	手中/里;屋中/里;房中/里
	“~间” “~上”	饮食间/上;晚间/上
	“~面” “~头”	后面/头;心头/里
	“~里、外” “~头”	里/里头;外/外头
称谓名词	—	姨娘/姨妈;婶/婶子;婶娘/婶娘;婶母/婶娘;婶母/娘嫂子;外孙/甥女儿;小的/奴才;妻/媳妇;长孙媳/媳妇;王兴媳妇/家的;李公子/少爷;衙内/少爷;秦相公/哥儿家;相公/先生
其他名词	房屋	房一屋:房/屋子;上房/屋;后房/屋门;房/屋内;房/屋里;房/屋里人;房内/屋里;房中/屋里 其他:房屋/房;房舍/房子;房室/房屋;下房/屋子
	门窗	窗子/户;窗子/纸窗;窗/窗户跟下;临窗/窗户
	口嘴	口/嘴里(口头/嘴里);打嘴/嘴巴;嘴脸/脸子;嘴脸/眼
	兄弟姐妹	兄弟/弟兄;兄弟/哥哥;弟兄/姐妹;姊妹/姐妹(姊/姐妹花);姊妹/妹妹;姊妹/姐妹们;姊妹(们)/姐儿(们)
	服饰	衣服/衣裳;穿衣/衣服;解衣/裙子;夹裤/袴;穿红裙子/袄儿;背心/坎肩儿

续表 1

其他名词	身体部位	头/脑袋;洗面/脸水(面/脸上);顿足/脚;歇足/脚;(跌足/脚);脚步
	生活用品	手帕/绢子;帕子/绢子;手帕子/绢子;物/东西;何物/事;行李使/什物;点心/小饽饽(点心/饽饽);银子/银钱(钱/银子);砚砖/台;扣钮/纽子;担子/掸子
	其他	田/庄上;铺床/炕;太医/大夫;武艺/本事;男子/人;花卉/草;甬道/路;灵/阴灵;心肠/心;胆/胆量;胆/胆子;账目/账;你家哥儿/你们哥;端的/后事如何;端的/端底;官员/同寅(官员/官);小姐/小姑娘;小姐/姑娘;老嬷嬷/道婆;婆子/老婆(众婆娘/婆子 婆子/老婆子;婆子/女人们);底下老婆/老婆子(老婆/婆子的样儿);夫妻/两口儿;怨语/言;流年/流水账;泥腿市俗/光棍;弄左性/性子;性子/脾气等

表 2 动词异文

动词分类	动词小类	具体分类	异文
动作动词	叫唤	叫唤	叫/嚷(叫喊/嚷);呼/叫
		命名	唤/叫;使/叫;唤/叫;作/做;
		召请	请/叫
		使役	命/令;令/命;令/叫;让/叫;命/叫;使/叫;教/叫;着/叫;打发/叫;经/叫;叫/放;要/叫;招/叫;与/叫;让/等;给/让;使/给
		携带	携/拉着;携/领;引/带;携/携;携/带;带/陪;与/带着
		丢弃	丢/扔;弃/扔;丢/擗;掷/扔;搥/扔;掷/摔;掷/放;撩/擗
		堆放	磊/放;磊/堆
		言语	道/说(道/说道);谓/说;云/道;云/说;言/说;问/道;说/道;谈/说话;商议/商量;议细话/商量;议论/商议;劝解/嘱咐;和劝和劝/和息和息;嘱/嘱咐;编/编派;笑/笑话;告/告诉
		诵读	读/念
		给与	与/给
		站卧	立/站(站/立);睡/躺;倒/躺;卧/躺
		吃喝	吃/喝;(身光)/喝;服/吃
		跟随	随/跟;同/跟着;守/跟着
		视听	看/听;视/看;看/瞧;瞧/瞧看;看/瞧瞧;瞧/瞧瞧;瞧/看;见/看见;撞见/看见;撞/碰见;听/听见;闻/听见;闻得/见;听/应了;闻得/听见;听得/见;知道/听见
		推拉	推/拉;抓/拉
	打破	破/砸了盘子;打/砸	
	寻找	寻/找	

续表 2

动作动词	按揭	撤/按倒;揭/打开
	洗涤	涤/洗
	索要	索/要;寻/要
	养育	生/养;生/长
	玩耍	戏/顽耍;顽/乐;顽/逛逛;顽笑/耍;顽笑/亲近;说笑/鬼混;厮闹/鬼混
	刮擦	刮/搨;揩拭/擦
	使用	用/使
	抢夺	夺/抢
	进入	入/进
	迎接	接/迎
	管教	管着/照管;掌管/管理家务;照管/管家务;照看/照料;管/顾;教训/管
	忘记	忘/放不下;忘记/忘
	吓唬	镇吓/镇唬
	冲泡	泡茶/沏茶
其他	无/没;终/完;拏/拿;铰/剪;回避/躲;所戮/害;疼痛难禁/受;遗体/身;赶着/赶;嗽/咳嗽;安息/歇;少有/少;兜揽/揽;合/会同;排场/排揲;不比/比不得;收什/拾;服/伏侍;打/吊祭;跪下/打千儿;当/担得起;过日/过些日子;担/掸;攀/作亲;也不答/答言;折挫/挫磨(磨折/挫磨);图/动不得;敬服/奉;付与/递给;耽搁/打磨等	
存现动词	为/是;系/是;有/是;有/算;成/是	
心理动词	思/想;念/想;战兢/想;念/念诵;记罢/惦记;记着/惦记;应候/惦记伺候;喜/爱;羡慕/爱;喜/喜欢;弃厌/嫌去;觉得/觉;觉得/觉着;觉/觉得;知/知道;道/打谅(当/打谅;当/打量);得知/晓得(得知/知道);知道/打谅;当/当作;恐怕/恐/恐怕;畏/怕;畏恨/怕;怒/恼;饶恕/担待	
情态动词	欲/要;想/要;意欲/要;料/想得;欲待/待要;待要/要;必/必要/可以;不可/许;不要/用;不要/必;不会/能;不得/能	

二、程甲、乙本异文的语言学价值

异文产生的原因与各种外在因素有关,包括传抄技术、语言时代性、收藏者、读者等,必须仔细甄别,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从语言学角度看,程高本《红楼梦》异文中大部分涉及常用词,而常用词异文的产生多与词的

时间性和地域性有关,对这部分异文作进一步的探讨有助于汉语词汇史的研究:

(1) 异文很多是属于词汇的同义代用现象,这是研究明清同义词的极好材料。异文往往会揭示词与词之间的语义联系,为考释词语和探讨语义变迁提供重要信息。如“读”和“念”。二者都是上古汉语的常用词,分别表示“念读”和“思念”。东汉佛经中,“念”也开始表达“诵读”义,宋元时期,“念”的“念读”义出现,开始走上了与“读”相同的发展轨迹,明清时期,“念”与“读”一样,发展出“学习”义并展开竞争,逐渐形成了现代汉语方言的格局。

(2) 不同版本的语言基础不一,异文的同义表达恰好可以一定程度上显现其时代或地域特点。如“泡茶”和“沏茶”。程乙本将程甲本中的“泡茶”改为“沏茶”或“沏闷茶”。张美兰指出,表“用开水冲泡”这一意义,“沏”、“泡”是一对同义词。从产生时间上来看,二者几乎同时见于清初的《红楼梦》。从使用地域而言,在清代表现为北方官话用“沏”,南方官话用“泡”。^②

(3) 《红楼梦》异文很多时候反映的是修订者的语言风格。如“被”和“叫”,考察程甲本和程乙本,前80回中的几处“被”程乙本中均改为了“叫”。张延俊通过比较《红楼梦》脂评本、程甲本、程乙本中“被”、“叫”字句的使用情况,得出结论:脂评本、程甲本、程乙本等各种版本的“叫”字式均非曹雪芹原著所有,而是续作者高鹗和传抄者改动或增加而成。^③

(4) 《红楼梦》异文多为基本常用词汇,这为汉语常用词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如程乙本对程甲本进行的改写中,有如下几组常用词:洗面/脸水;道/说;便/就;口/嘴;吃/喝;衣服/衣裳。其中,“道/说”、“面/脸”、“便/就”汪维辉在总结《老乞大》四种版本中发生过历时变化的基本

词时已作了考察;张蔚虹也从《老乞大》版本的角度对“喝”的历史演变及其与“吃”、“饮”的关系进行了研究。^④这些都是利用异文进行常用词研究所作的新尝试。

(5)今天的很多常用词产生于明清时期,《红楼梦》的异文不仅是对清代常用词面貌的客观体现,对研究现代汉语常用词的面貌也有价值。如“惦记”和“记挂”。二者都产生于明清时期,“惦(记)”最早见于《红楼梦》程甲本,且产生后就迅速发展,清代后期便成为表达“挂念”义的主导词,属于清代以来变化较快的北方话词汇。“记挂”在明清时期一直有所使用,但用例不多,仅出现在南方作品中,至今也主要在南方地区使用。蒋绍愚指出:“近代汉语是如何发展到现代汉语的,或者说现代汉语是怎样逐渐发展来的,这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从目前研究状况来看,语音研究比较重视近代汉语和现代汉语的联系,而语法的研究则偏重于某种语法格式的起源,对近代与现代的联系注意得不够多,词汇因为偏重于词语的考释,就更少注意明清时的词汇如何发展为现代汉语词汇。”^⑤以《红楼梦》异文为线索进行的词汇研究也许可以弥补这一缺憾。

三、程乙本的“去南方话”倾向

戴不凡列举了《红楼梦》中出现的大量吴语词汇,认为此书的语言“京白苏白夹杂”,最早讨论了《红楼梦》中“纯粹京语和道地吴语并存”的原因:它的旧稿原是个难改吴侬口音的人写的(他还能说南京和扬州话);而改(新)稿则是一位精通北京方言的人的作品。后者是在别人旧稿基础上改写的。他的观点在当时受到很多人的批驳。俞敏进一步认为,曹雪芹的方言就是南方方言,高鹗的语言比曹雪芹更像北京话。^⑥

较早明确提出《红楼梦》版本中“去南方话”倾向的是胡文彬。胡文彬通过对《红楼梦》早期十几种抄本的比勘,举例说明了作者在“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的过程中,对《红楼梦》中的方言进行了渐进式的修改,特别是在“去南话”方面,表现尤为突出。经过反复的比勘验证,作者认为,《红楼梦》早期抄本已经开始了“去南话”的过程。尽管这种“去南话”很不彻底(也不可能彻底),但北方话的增加却给人们造成了《红楼梦》“皆地道北京京语”的印象;胡文彬还指出,《红楼梦》中的方言呈现出一种鲜明的时代性和强烈的地域色彩。通过比对各种现存版本,发现甲戌、己卯、舒序本“去南方话”较少,庚辰本开始“去南方话”逐渐增多,梦稿本、甲辰本已接近程甲本。程乙本虽然保留了个别的南方话(如扬州话“没得”等),但从第61回将南方的“浇头”改为北京的“飘马儿”例证看,整理者在“去”南方话上也下了一番工夫。^⑦

(一) 程乙本“去南方话”倾向个案“丢”和“扔”

丢,《说文》未见,为后出俗字。宋元亦写作“𪔐”。“丢(𪔐)”在宋代用例不多,元明时期广泛应用,成为表达“投掷”、“抛弃”义的主导词。扔,本义为“拉、牵引”,后引申为“摧毁”,表“投掷”义的“扔”明代已见,但用例很少。清代,“扔”由“投掷”义引申出“抛弃”义,《汉语大字典》首例引自《红楼梦》。我们调查的明清白话文献中,“扔”从程高本《红楼梦》开始多见,其后便得到更广泛的使用,逐渐替换“丢”成为现代汉语表达“投掷”、“抛弃”义的主导词,“丢”在现代则主要用于南方各方言中。从程甲本到程乙本,“扔”经历了从无到有的变化:程甲本中,“扔”仅在后40回中见到2例,前80回未见;到了程乙本,前80回就出现了17例。乙本中的“扔”除了来自甲本的“丢”(8例),还有“擲”(4例)、“搵”(3例)、“弃”(1例)、“甩”(1例)。

举例如下:

(1) 丢——扔

甲: 凡箱柜所有的菜蔬, 只管丢出去喂狗, 大家赚不成!

乙: 凡箱柜所有的菜蔬, 只管扔出去喂狗, 大家赚不成!

(第 61 回)

(2) 掷——扔

甲: 只见王夫人含着泪从袖里掷出一个香袋来。

乙: 只见王夫人含着泪从袖里扔出一个香袋来。(第

74 回)

(3) 搵[®]——扔

甲: 贾茵如何忍得? 见按住砚砖, 他便两手抱书筐子来照这边搵了来。

乙: 贾茵如何忍得住? 见按住砚台, 他便两手抱起书筐子来照这边扔去。(第 9 回)

(4) 弃——扔

甲: 宝姐姐琴妹妹…到今日便弃了咱们自己赏月去了。

乙: 宝姐姐琴妹妹…到今日便扔下咱们自己赏月去了。

(第 76 回)

(5) 甩——扔

甲: 宝玉正自发怔, 不想黛玉将手帕子甩了来, 正确在眼睛上, 倒唬了一跳。

乙: 宝玉正自怔, 不想黛玉将手帕子扔了, 正确在眼睛上, 倒唬了一跳。(第 29 回)

可见, 程甲本倾向使用南方官话的“丢”, 程乙本倾向使用北方官话的“扔”。

威妥玛《语言自迓集》举例注解了“扔”字, 如:

(6) 他把纸弄成团儿, 往我脸上扔。【自注】曰: “扔 jēng¹, 投掷; 抛弃。又读作 jēng³。” “扔 jēng, 是扔弃之扔。扔 抛, 甩。扔弃 jēng¹ ch ‘i⁴, 当作废物丢弃; 在其它词组

中 扔 jēng¹ ,又读 jēng³。”(引自张美兰)

在 19 世纪后期的域外汉语教科书中,“扔”对“丢”的替代变得更加明显。张美兰对明清域外汉语文献中所记录的南北官话词汇进行了全面的研究,文中指出,在代表南方官话系统的九江书局版《官话指南》(1893)对北京官话版《官话指南》的改写中,将 3 例“扔”全部改为“丢”。^⑨转引如下:

(7) 炉子也不刷上黑色,就扔/丢在那堆房里了。

(8) 瞧有甚么使不得的东西,该倒的该扔的,就都倒了扔了。/看有甚么用不得的东西,该倒的该丢的,就都倒了丢了。

狄考文编撰《官话类编》(1892)有 4 例“扔”与“丢”南北官话对比的句子,如:

(9) 把坏的扔/丢出去。【注】扔 jēng^{1,3} ,to discard ,to abandon ,to reject ,to throw away. (第 44 课)

(10) 叫包一些粽子扔/丢在江中,这才兴起端午节吃粽子得风俗来。(第 77 课)

(二) 程乙本“去南方话”倾向个案“记挂”和“惦记”、“惦着”

《红楼梦》之前,“惦”未见。“惦”又写作“掂”(形似音近而误)、“垫”(音近而误)。《红楼梦》庚辰本中,“惦”出现,仅 4 例(“惦记”1 例,“惦着”3 例)。除第 11 回“只管这么着,到招的媳妇也心里不好,太太那里又掂着你”1 例外,后 3 例均出自第 67 回,原庚辰本无第 67 回,现影印庚辰本的第 67 回是据己卯本或蒙府本补入。“惦”字应是从程甲本《红楼梦》开始的,不能单用,其后多跟助词“着”,或构成复合词“惦记”。以下是《红楼梦》庚辰本、程甲本、程乙本“记挂”、“惦记”的使用情况:

表3 《红楼梦》庚辰本、程甲本、程乙本“记挂”、“惦记”、“惦着”使用情况表

版本	回数	记挂	惦记	惦着
庚辰本	80回	24	1	惦2 掂1
程甲本	前80回	30	0	3
	后40回	1	17	5
	小计	31	17	8
程乙本	前80回	4	27	4
	后40回	0	惦17 掂1	5
	小计	4	45	9

程甲本中,“记挂”常见,“惦(记)”很少使用;程乙本中,情况则相反,“记挂”罕用,“惦(记)”多见,与程甲本相比,多了一倍。

另一方面,对比前80与后40回,“记挂”和“惦(记)”的使用也有很大的不同:程甲本中,前80回“记挂”与“惦(记)”的比例为10:1,后40回则相反,二者比例为1:22。全120回“记挂”与“惦(记)”之比为1.2:1;程乙本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前80回“记挂”与“惦(记)”的比例为1:7.8,后40回中,“记挂”不用。全120回“记挂”与“惦(记)”之比为1:13.5。程乙本中的“惦(记)”有25处来自程甲本中的“记挂”,列举数例如下:

(1)庚:宝钗笑答说“已经大好了,到多谢记挂着。说着让他在炕沿上坐了。”

甲:宝钗笑答道“已经大好了,多谢记挂着。说着让他在炕沿上坐了。”

乙:宝钗笑答道“已经大好了,多谢惦记着。说着让他在炕沿上坐下。”(第8回)

(2)庚:宝玉回至园中,袭人正记挂着他去见贾政不知

是祸是福。

甲：宝玉回至园中，袭人正记挂着他去见贾政不知是祸是福。

乙：宝玉回至园中，袭人正惦记他去见贾政不知是祸是福。（第26回）

（3）庚：宝玉喜不自禁，即令调来尝试，果然香妙非常，因心下记挂着黛玉，满心里要打发人去。

甲：宝玉喜不自禁，命调来吃，果然香妙非常，因心下记挂着黛玉，满心里要打发人去。

乙：宝玉甚喜命调来吃，果然香妙非常，因心下惦记着黛玉，要打发人去。（第34回）

满汉教科书《清文指要》（1789/1809）、《三合语录》（1830）中“惦”都不见。英国人威妥玛编写的汉语教材《语言自迩集·谈论篇》（1867）中出现2例“惦记”、1例“惦念”，该书全面采用了《清文指要》的内容，异文如下：

（4）a 这个我并不委屈，但只父母年老了，兄弟们又小，再者亲戚骨肉都看着我，我硬着心舍得谁？（《清文指要》）

b 我并不委屈。但只惦记，父母上了年纪，兄弟又小，再者亲戚骨肉都在这儿，我能撻得下谁呢？（《自迩集·谈论篇》）

（5）a 也是亲戚里头这样的挂心罢咧，要是不相干的还想着我咧？（《清文指要》）

b 我十分感情不尽。总还是亲戚们，关心想着我。若是傍不相干儿的人，能彀这么惦记我么？（《自迩集·谈论篇》）

（6）a 要是养了那样不长进的儿子，他的身子就住在园里，还未必烧一张纸钱呢啊。（《清文指要》）

b 若是个没有出息儿、不惦念上坟的子孙，就是他们住得、离着坟地很近，还未必能彀烧一张纸钱呢。（《自

迹集·谈论篇》)

以上三例同样反映了《语言自迹集·谈论篇》用词倾向北方话的鲜明特点,可以看作程乙本《红楼梦》使用“惦记”的延续。

(三)程乙本“去南方话”倾向个案“商量”和“商议”

言语动词“商量”、“商议”在唐代出现用例。二者意义相同,除语用有别外,在地域分布上也有差异,这种现象至少在明代就得到了反映。在多数南方系作品尤其是江淮方言作品中,“商议”的使用频率超过了“商量”,北方系作品尤其是朝鲜汉语教材《老乞大谚解》、《朴通事谚解》中未见一例“商议”。南方以使用“商议”为常,北方则倾向使用“商量”。到了清代,这种南北分布差异更加明显。在多数北方系作品尤其是北京话作品中,“商量”处于主导地位,“商议”已渐渐少用。以《红楼梦》为例,与前80回相反,程伟元、高鹗整理的后40回中,“商量”多用,“商议”少用,“商议”和“商量”的比例为0.45:1,最多也仅占到“商量”的一半。如下表:

表4 《红楼梦》庚辰本、程甲本、程乙本“商议”、“商量”使用情况表

版本	回数	商议	商量
庚辰本	80回	91	16
程甲本	前80回	86	19
	后40回	20	40
程乙本	前80回	78	29
	后40回	19	42

另外,核对《红楼梦》程甲本和程乙本两个版本,虽然前80回都是多用“商议”,少用“商量”,但程甲本中“商议”、“商量”二者比例高于程乙本,为4.53:1,在此之前的手抄本之一庚辰本这一比例更高(5.69:1),可以看出“商

量”一词正逐渐成为主导词。对比乙本和甲本,我们发现甲本为“商议”、乙本为“商量”共9处,其中前80回8处,后40回1处。如:

(1) 庚:我来和你老人家商议商议这个情分,求那一个可了事呢。

甲:我来和你老人家商议商议这个情分,求那一个可了事。

乙:我来和你老人家商量商量讨个情分,不知求那个可了事。(第7回)

(2) 庚:我今儿听见我妈和哥哥商议,教我再耐烦一年,明年他们上来就赎出我去的呢。

甲:我今儿听见我妈和哥哥商议,教我再耐烦一年,明年他们上来就赎我出去呢。

乙:我今儿听见我妈和哥哥商量,教我再耐一年,明年他们上来就赎我去呢。(第19回)

(3) 庚:平儿道“你们到好,都商议定了,一天一个告假,又不回奶奶,只和我胡缠。”

甲:平儿道“你们倒好,都商议定了,一天一个告假,又不回奶奶,只和我胡缠。”

乙:平儿道“你们倒好,都商量定了,一天一个告假,又不回奶奶,只和我胡缠。”(第39回)

(4) 甲:宝玉道“你们竟也不用商议,硬说我砸了就完了。”

乙:宝玉道“你们竟也不用商量,硬说我砸了就完了。”(第94回)

同样的情况在《语言自述集·谈论篇》中亦有体现,如:

(5) a 你到底漏了风声了,把偈们瞒着商议的话,如今张扬出去了,各处的人们全知道了啊。(《清文指要》)

b 你到底儿泄漏了。咱们俩,悄悄儿商量的话,如今吵嚷的、处处儿、没有人没听见过了! (《自述集·谈论篇》)

核对北京官话本《官话指南》(1881)与上海土话对译本《土话指南》时,发现《土话指南》基本保留了“商量”一词,说明了该词成为通语常用词的现象。

四、小结

可见,利用程高本异文研究汉语词汇的方法是可行的。例证说明,异文产生的深层原因很多是由于常用词汇的发展及其地域分布造成的。杜春耕认为,或许程甲、程乙是分别由两个不同的人主持完成的,例如程伟元、高鹗。他们对把《红楼梦》整理成一个什么定本的看法上是有分歧的,两人各自坚持自己的语言习惯与对文本的理解,同时或基本同时整理出了两个本子。^⑩从我们考察的词例来看,这种推测不无道理。

【本文为2011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近代汉语常用词词库与常用词历史演变研究”(项目编号:11&ZD125)子课题成果之一。】

注释

- ① 孙柏录《红楼梦版本异文考》,《文史哲》2009年第3期。
- ②⑨ 张美兰《清末域外汉语官话资料中的同义词及其地域分布》,《汉语史学报》第十辑,上海教育出版社,2010年12月。

- ③ 张延俊《红楼梦“叫”字被动式来源研究》，《古汉语研究》2009年第2期。
- ④ 汪维辉，《〈老乞大〉诸版本所反映的基本词历时更替》，《古汉语研究》2005年第6期。张蔚虹《〈老乞大〉诸版本饮食类动词比较》，《汉学学报》2010年第4期。
- ⑤ 蒋绍愚《近十年近代汉语研究的回顾与前瞻》，《古汉语研究》1998年第4期。
- ⑥ 俞敏《高鹗的语言比曹雪芹更像北京话》，《中国语文》1992年第4期。
- ⑦ 胡文彬《〈红楼梦〉校勘中的孤立印证与以讹传讹问题》，《辽东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红楼梦〉的方言构成及其演变》，《辽东学院学报》2009年第2期。
- ⑧ 搯，《汉语大字典》引《集韵》：“搯，击也。”又引《太平广记》卷四百零一引唐张读《宣室志》：“复以臂搯生。”洪迈《夷坚支·志景》卷二：“即奋拳搯其顶，立没于地。”这里的“搯”为“朝某目标扔掷”义，仍见于今胶辽官话青州片。
- ⑩ 杜春耕《程甲、程乙及其异本考证》，《红楼梦学刊》2001年第4辑。

(本文作者：清华大学中文系 2008 级博士生；邮编：100084)